

初中生考上了名牌大学

□陈鸣达

40年前,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一个名叫合肥南三十里岗的军营里当排长。上大学是我一直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推荐总没有我的份。这次可以公开公平考试了,我想试一试。然而,当组织上同意我报考后,我的心又忐忑不安起来:一个初中生能考上大学吗?

说是初中毕业,其实正规的初中学习只有一年。1965年9月我进入溪口初中,第二年“文革”爆发,学习中断。而后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徒有形式,学不到多少知识。挨到1968年,回乡当了农民。既然如此,报考的勇气又从何而来呢?一则无知无畏,此生不知高考味,尝试一下又何妨?二则自信在文字写作方面胜于一般的高中生。因为多年以来,以书为友,与文字打交道。入伍前我曾在村小学当过一年的代课老师。入伍后又担任营部报道员多年,常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稿件。记得还是新兵时,部队组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先验论”“天才论”,我写了一篇《人有天生的笨吗?》的文章,发表在南京军区的《前线报》上,一时引起轰动。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某连队官兵帮助驻地群众摘桃万斤不吃一个的新闻稿。正值报上发表辽沈战役时部队过锦州苹果园不吃一个,毛主席批示表扬“人是要有点精

神的”。《前线报》头版刊出了我写的新闻稿,并奖励我鲁迅杂文集一本。1974年,我被抽调到团战士理论学习组,有机会读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批哲学著作,通过学习理论书籍,编写辅导教材,下连队作理论讲座,增长了理论素养,锻炼了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理论学习组结束后,我被留在团政治处从事代理书记即秘书的工作,并在1976年春被提为干部。一年后,因上级机关明确规定机关干部必须从基层连队干部中推选,于是将我下派到连队任排长。上述经历增添了我报考的信心。

从报名到考试,大概2个月左右,抓紧复习是每个考生的必修课。然而对我而言,既无复习时间又无复习资料。因为连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必须参加。作为排长,我与战士住在一起,没有单独的房间,区别仅在于战士们睡双层床,而我睡的是单人床,在靠窗的角落,有一桌一椅一盏台灯。复习只能选择课间、休息日及夜间。为了不影晌熟睡的战士,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打开罩上报纸的台灯,读一会儿书。此外,手头除了《毛泽东选集》及政治学习资料外,几乎没有其他与考试有关的书籍。为此,我走进驻地附近的一所中学,向素不相识的老师求助,借得一套高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课本。在一次出差蚌埠返回合肥的列车上,与邻座一位

安徽大学的老师谈及复习迎考却苦于无资料的事情,热心的老师回到学校后,寄给我一份油印的政治复习资料。我如获至宝,反复诵读。复习中最头疼最困难的是数学,费时多见效慢,在自学了一章后便决定放弃,主攻自己的强项语文与政治。比如设想了许多作文题目,有的甚至写作为文。

事后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数学只得了二十几分,史地成绩平平,但语文与政治均取得了好成绩。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7年安徽省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及《从“苦战能过关”谈起》二选一。这两题对我来说都不算难,特别是第二题,源自叶剑英的《攻关》一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当时能一字不漏背诵下来,并写过学习体会。于是在试卷上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下了千余字的议论文。文中有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又有华罗庚自学成才的例子,这样的阐述能不得高分吗!考后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每天连部通讯员送信到排里我总要瞧上一眼看否有大学的来信。那天傍晚,通讯员拿着一封从南京大学寄来的信件向我奔来,拆开一看,内有被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的通知书、

报到须知,还有两张贴行李的标签,白纸红字,印有箭头朝上的三角形及南京大学的字样。战士们纷纷围拢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团首长得悉后也很高兴,临行时特派平时只有团长政委才能坐的吉普车送我到火车站。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初中生又是现役军人能报考地方大学吗?现在看来似乎不行,但在当时符合有关规定。报考条件除高中学历外,还有一条是相当于高中学历。我初中毕业近10年,已有一定社会阅历,填上相当于高中学历不算过分。地方大学招收现役军人持续了三届,77级、78级、79级都有军人。直到1980年因部队院校恢复健全,地方院校本科不再招收部队现役军人。

能考上大学不易,要完成学业亦难。班上同学70余人,号称72贤,可谓精英云集。如有数学考满分,江苏省第一名的童星,有兄弟姐妹4人同时考上大学,年仅15岁的小周颖,有能熟练运用外语会话的周文彰,还有一大批基础扎实、阅历丰富的老三届高中生,要跟上他们真是困难重重。特别是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高等数学微积分,若没有高中解析几何的基础,根本学不了。同寝室的严强伸出援手,利用课余时间,帮我恶补解析几何,最终啃下了微积分这一难题。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女儿进南大读硕士研究生,严强成了她的导师,父女成了校友。

太虚大师与雪窦山③



□裴国松

出任雪窦寺方丈后,太虚大师仍肩负着领导全国佛教工作的重任,但他对雪窦佛教十分关心,数十次驻锡雪窦寺视事讲经,对雪窦山的佛教建设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4年2月14日(正月初一),太虚在雪窦山开讲《弥勒生经》时,首次公开倡议:雪窦山作为弥勒道场列入中国佛教五大名山。

以后,太虚在编纂《观弥勒生经纲要》时,特请弟子常惺法师作序,申述雪窦山列入佛教五大名山理由,主要有三:“一是五大名山、五大菩萨弥勒、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密意相成,缺一不可;二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菩萨代表四方四智,不可缺少代表成事智的雪窦弥勒;三是按照中国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普陀在南方属火,峨眉在西方属金,五台在北方属水,九华在中央属土,唯独东方空缺无物。而雪窦在东方属木,正宜补进。”那时,太虚大师在佛教界一言九鼎,他倡议把雪窦山列入佛教五大名山,那是最权威的发声。

《佛学大辞典》是中国第一部新式佛学辞典。1912年开始由

无锡人丁福保先生编纂,1919年完成编纂工作。民国时期,从1922年初版到1939年,先后印行4次。1934年版的《佛学大辞典》,在“四大名山”条目下加注:“近有主张四大名山外,加奉化雪窦弥勒道场为五大名山。”这一主张,指的就是太虚大师在当年正月的公开倡议。从此,雪窦山为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说,得到确认,开始流传。1987年10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莅临尚在重修中的雪窦寺视察。他十分赞同太虚大师的倡议,表示“雪窦山可以称为佛教五大名山、弥勒道场”,同时建议“雪窦寺乃弥勒应化之地,佛殿建筑应有别于其他寺院,可独建弥勒殿,以彰显弥勒道场和雪窦名山”。佛教五大名山之说影响更广。

(丁福保编纂的《佛学大辞典》,到当代仍有再版,至今依然为国内最权威、最畅销的佛学工具书。图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的《佛学大辞典》。)



夏声： 蛙鸣、蝉嘶

□马果叶

夏日的声音比较特别,少不了的是雨天蛙鸣,晴天蝉鸣,蛙鼓阵阵,蝉鸣声声,加上其它各种虫叫声,好不热闹。

到了这个季节,大人曾经爱过的,小孩正爱着的蝌蚪早已变成青蛙,雨后的夜晚准能听到它们三五成群的练声。小河池塘边田间地头都有它们的身影,若循着叫声找去,待你走近前,早已扑通扑通跳入水中,别忘了它们还是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呐。

相对还算悦耳的清脆脆脆的蛙鸣,蝉鸣声则尖锐刺耳,扰人清梦。蝉,又叫知了,我们这里则叫它蚱蝉。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风扇,大人们喜欢敞开大门席地午睡,地头忙了一上午,好不容易睡着,睡得正酣香,屋旁的树上倏然一阵蝉鸣,生生把人从梦中吵醒,恨不得跳将起来拿竹竿直往树枝上打。除了吵醒主人,连带吵醒屋檐前趴地而卧的看门狗,爬起来仰头就是一阵狂吠。此情此境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但蝉声依旧聒噪,反而随着环境的转好,有越来越盛之趋势。

年年夏天,家里院子里的一棵大梧桐树上蚱蝉的叫声从晨曦直到黄昏不停息,时不时叫上一阵,甚至夜半偶尔也能听到它们的叫声。如果睡够了静下心来听听,你会发现其实蝉的合唱声也是能够接受的,有的爱听的还视之为天籁之音呢。不过不容你喜不喜欢,蝉怎么算都是夏日的主角,因为蝉铺天盖地的歌声,似乎能把夏日里的一切都给淹没了。其实蝉能尽情歌唱的时日并不多,它们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下一代。据说蝉的鸣叫声是为了求爱而发,一旦求爱成功,交配后完成任务的雄蝉很快就会死去,剩下雌蝉在树枝上产卵,产完卵的雌蝉也很快就死去了。看了科普资料,知道蝉从幼虫钻到地下,在黑暗中生活三五年,甚至十几年,然后钻出地面,蜕皮后才成为成虫,就是我们见到的喜隐于树枝间的蝉。蝉的一生透着悲情,但还是快乐地唱着自己的歌,不免让人起敬。

这个夏天,你不妨也来听听乡间的蝉嘶蛙鸣吧,展一片清扬,牵一份乡韵,换一种心情。



彩霞飞满空 冯杰 摄

汲不尽的自贡井盐

□林崇成

今年6月份特地去了趟四川的自贡市,那里有吸引我的四大看点:彩灯、恐龙博物馆、天然气和盐井。彩灯因不是节假日难以见到,其余三项都能见到,特别是天然气煮井盐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内陆的四川盆地怎么会有井盐呢?据地质考证,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四川盆地已是一个海洋盆地,多次地震和海侵,到白垩纪末期,经强烈蒸发,形成盐湖,后被泥沙掩埋于地层之中,再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形成岩层,使自贡一带地下蕴藏了丰富的盐。早在公元前255年李冰任蜀郡守时,就组织当地人民开凿了我国第一口盐井——广都(今四川双流)盐井,揭开了我国井盐生产的序幕,成为世界上最早产盐的国家,历朝历代在自贡周边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累计生产食盐7000多万吨。自贡井盐始于汉

代,闻名于唐朝,鼎盛于明清。清咸丰、同治年间自贡井盐遍销川、滇、黔、湘、鄂诸省,供全国1/10人口食用。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将此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我们参观了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唯一古盐井燊海井。燊海井位于自贡市大安区,是处临街的场所,入口处的外墙上有一1988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匾,里面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碓房、大车房、灶房、柜房等,简直就是个博物馆。那高大的井架是铜质雕塑,柜房的人物也是铜塑的,唯有桌面上的账本是实物。燊海井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凿成的,深达1001.42米,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盐井,而井口只有碗口那么大,这种用“冲击顿钻法”钻成的深井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令今天的人们钦佩不已。这是口天然气和盐卤共生的高产井,进入现场,巨大的高出地面的约半米

的灶台上有五六口大铁锅在直冒白汽,那是锅内沸腾的盐卤形成的,锅边是不断生成的纯白盐的结晶,而烧锅的燃料就是来自井下的天然气。这么大的场面只有一个工人在值班,他显得从容不迫,在闷热的环境里一边喝着茶,一边观察锅边盐的结晶,如果厚了就用铲子铲下来,装入专用的袋中。

我感觉这井盐特别好玩,有一股烤洋芋的味道,临街的窗口有精包装的井盐出售,1公斤的售价是20元,多数出口外销,我们嫌价格贵和携带不便而没有买,离开自贡后才懊悔不已。后在旅馆的网上查获,日本人最偏爱自贡井盐,他们认为自贡井盐由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盐卤熬成,绝没有半丝半毫的污染,是世界上最纯净的食用盐。据说日本人将进口的自贡井盐在放大镜下按颗粒大小分类再包装,按质论价,分别供应幼儿、孩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人群,每千克要卖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人民币,赚到丰厚的利润。

雨中柏坑漂流记

□赵年珍

入伏后,宁波迅速进入烧烤模式,天气也颇奇怪,上午还阳光灼目,酷热难耐,直恨不得把人烤焦,下午偶尔也会泼下一阵雨,带来些许凉意,但并无大用。这般酷热,除了待在空调房,就只惦念着漂流这点儿事情了。

话说那天正在参加一个无关紧要的培训,课到一半,有些昏昏然,接到同事的邀约短信,说得到几张票子,有空去漂流么?半小时后出发!想到前些日子四处奔走,长假临近尾声,尚未过一把漂流瘾,不禁蠢蠢欲动。于是决定告假,培训老师倒也开明,笑笑,准了。

漂流地点是奉化柏坑。一路堵车,到我们漂流点时,已经11点多,于是先吃午饭。

一行人农家小屋里茶足饭饱时,户外阳光正灿烂,有点懊悔没穿长袖衫。这种天气漂流,上烤下蒸,能在几十分钟内把人晒黑一个色度。

两组组合好,上了皮筏艇后,发现漂流的溪流相当惊险:激流太多,动不动就是一两米的落差,两岸怪石突兀,仿佛稍不小心就会撞到头。我们死死抓住扣带,头尽力往舱内倾斜,唯恐一不小心,和两岸岩石来个亲密接触。漂途中碰上一对夫妇,带着三四年级模样的女儿,孩子惊恐万状,啼哭不止,漂程不到一半,他们只能遗憾上岸了。那一刻,真庆幸没带孩子过来。

好不容易漂到一处开阔地带,总算松了一口气。一时心闲,观远山风景如画,看两岸秀色可

餐。正陶醉间,不觉凉风阵阵,乌云四起,天色骤暗。同游者诗性盎然,感叹“‘山雨欲来风满楼’,真乃眼前实景也”,又说“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方能品味到文字的真正妙处……”

我没他的诗情,只想着要淋一场大雨了。淋点雨也不错,反正身上已无一丝干处,雨中漂流,指不定还有些别样趣味呢。不料一念未定,顷刻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扯天扯地直落下来,每一道电光闪动,都让人心惊肉跳;紧接着就是如“水爆轰震”般的雷鸣,一下子就同伴的诗情惊到九霄云外了。慌乱中,看到一处平滩,我们一致决定“弃艇而逃”。顾不得穿好鞋子,顾不得石头路脚,顾不得地面杂草丛生,浊水横流,飞奔至一处屋檐下,哆嗦成一团。看着眼前风雨如磐,水天茫茫,不免担忧起那些刚下水就遭遇雷雨的漂友们来,漫漫漂途,担惊受怕,情何以堪?!

还好,大约10多分钟后,骤雨停歇,也没听说什么事故,大家换洗干净,一时间又恢复了活力,相互打趣起来,仿佛刚才狼狈的只是别人。同伴自嘲渺渺小卑微,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在大自然面前渺渺小卑微且无用的,又何必书生呢?!

回程中山路弯弯,空气清新如洗,山色晴翠怡人,“空山新雨后”,真是难得的际遇;又想到自己逃课来参加这么惊心动魄的漂流,忍不住给老公发了条短信:旷课漂流,遭遇阵雨;惊魂一刻,煞是刺激。老公后知后觉地回复了一句,“千万注意安全”!